



市场上受欢迎 题材上多样化

——聚焦上海民营院团展演作品

◆ 朱光



上海民营院团优秀剧目展演迄今为止已经走过11个春秋,今年展演依然有18个剧团的12台(节)目入围参演。刚刚落幕的展演活动引发的话题,依然如夏日般如火如荼。上海民营院团爆发出的创造力、精气神,绵延十年依然高昂,使其整体成为全国民营院团的排头兵。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上海民营院团引领的音乐剧市场,是近三年来最受观众欢迎的剧种;而主动挖掘红色文化富矿、应时捕捉现实生活中助益人民生活的题材乃至自发传承沪剧流派等传统文化,均源自这批院团以及带头人的文化自信与自觉。



导演的徐俊创排的音乐剧《赵氏孤儿》可谓是中国原创音乐剧优秀之作。不仅是在艺术上的突破,也成为市场上口碑颇佳的中国原创音乐剧。观众纷纷感叹:“徐俊导演的音乐剧,演员水准不仅都高,还一样高!”音乐剧里单个演员亮相是演员个人天赋;音乐剧里所有演员都很亮眼,那是导演功力。

最受市场欢迎的剧种,除了音乐剧就是喜剧。开心麻花的沉浸式深度互动体验剧《疯狂理发店》驻演已经超过500场,还是一票难求。他们邀请观众担任侦探,参与到剧目的情节推进中,甚至因此安排了多个结局,由观众来决定走向,可谓玩得有趣见智商。观众还可能获得“最佳侦探”奖状。他们把演出场地选择在商场,大大拓展了演艺空间的可能性,也让这一模式在全国都可以推广开来。商场空地形态各异,带来剧场空间体验各异,挑战了剧组设计能力,但是也给观众带来更新鲜的体验。



音乐剧,承载着上海的海派文化特质。民营院团涉猎剧种繁多,除了音乐剧之外,还有颇受市场欢迎的沪剧、话剧以及各类小戏等。红色文化是上海文化的亮色,也是上海文化的富矿。民营院团都自觉肩负在身边挖掘富矿的社会责任。新东苑沪剧团的《飞越七号桥》就是挖掘闵行七宝“七号桥”碉堡的真实故事。在排戏过程中,剧组还采访了时年93岁的地下党员杨德明。杨德明也是沪剧爱好者,还兴奋地表示也要上台唱两句……如今,杨老先生已过世,但是他的故事以再现“七号桥”的方式依然活在舞台上。今年展演节目中有一台锣鼓书《祝桥出了个闻天》——南汇锣鼓书是国家级非遗,张闻天是南汇祝桥人,两者巧妙融合,形成叙事性颇强的表演艺术,让我们对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去年,闵行区马桥革命烈士严同宇,也被吕戏剧艺术中心挖掘出来,制作成话剧《严同宇》……

民营院团爆发出的活跃的创造力,不仅应地还适时——与社会焦点几乎同步,可谓十分接地气。如滑稽戏《反诈·勿要做洋盘》就精准剖析了当前社会热议议题,更以沪语亲近上海全年龄观众,因而接到社区、学校的很多“订单”,档期都排不过来。该剧以生动鲜活的故事,让观众以身临其境的方式感受到什么是真相,什么是伪善。养老院题材的沪剧《暖阳》,也直面了上海这座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里,大部分家庭都会遇到的共性问题——如何养老、敬老,提升银发生活品质……沪剧《啊!母亲》与《暖阳》一样,都是被上海演出行业协会孵化的两部民营院团剧目。《啊!母亲》原本关注的仅是富二代与身为女企业家之间的亲子关系,现在推广之到当下母子之间的互动关系,更具有社会普遍意义。



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也是上海民营院团高度关注的点。除了上文提及的南汇锣鼓书之外,文慧沪剧团更是凭一己之力传承、发展了沪剧著名表演艺术家王盘声的王派唱腔。文慧沪剧团艺术总监、小生顶梁柱杨音,是王派传人。该团排演了王盘声曾经出演、改编自印度同名小说的《断线风筝》。2012年文慧沪剧团排演这出剧目时,杨音就因为参演该剧获得过第23届白玉兰戏剧表演奖。在去年王盘声诞辰100周年之际,《断线风筝》再度上演,成为民营院团传承王派唱腔的佳作。

走市场、寻红色、接地气、重传承——上海民营院团11年来的发展道路,既敬重传统又注重创新,既服务观众又引领市场,既肩负使命又勇于破茧,成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新一代舞台艺术开拓者!

破译舞剧“电波”的成功密码

◆ 朱锦华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已经演满500场且即将拍摄成舞剧电影。该剧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因素,舞蹈新空间的创造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



舞剧“长于抒情,拙于叙事”,这部谍战题材的舞剧主要人物多达9人,多线叙事,有不小的创作难度。为此,该剧在舞蹈新空间的创造上动足脑筋以期有所突破。

在同名电影中,主角李侠工作的绣绣庄、电器行和糖果店等地总体狭小拥挤,不具备群舞所需的情境。在舞剧《电波》中准确把握到上海的地域特色,选择了报社、旗袍店、石库门等空间来编创群舞。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报业特别发达,因此剧中将李侠的身份设定成《星报》报社的编辑。报社是消息流转最快的地方,在林林总总、真真假假的消息中传递情报是生活真实也是艺术提炼。报社里有人排版制版、校对油印,打字声、倒水声、拍照声不断穿插其中,作为一个工作空间完全满足群舞环境。

同一时期,旗袍是上海最流行的服饰。将旗袍店变成舞剧中的另一个情报接头点,合情合理也方便,这是属于李侠和妻子兰芬的消费

空间。在旗袍店里,女人们跳起了拉丁群舞,婀娜多姿、傲娇妩媚且潮流时尚。石库门是上海的地标式建筑,李侠和兰芬就生活在这里,亭子间、阁楼组成他们接收与发送电报的环境。弄堂,晨起,树影婆娑,一群穿着旗袍的女子,坐在矮凳上,摇着蒲扇,尝着汤羹,伴着《晨光曲》,在烟火氤氲中起舞,带着江南女子的那份慵懒自得与从容潇洒,给我们呈现出一幅生动形象的上风风情画卷。

由于工作空间、消费空间、生活空间的确立,使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群舞很有特点。本剧创造性地使用26块影片来切割区域,展现了上海的石库门、里弄、阁楼、报社、旗袍店等场景,给多线叙事提供环境空间。

孩子「看不懂」的《长安三万里》,可以「读懂」

◆ 徐佳和

进入影院看《长安三万里》之前,我就告诫同往的儿子,这部电影虽然是部动画片,但是未必你能全部看懂。果然,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他就忍不住打开手机用百度搜索关于唐朝的各种人物史料。但是电影画面中所表现的中国的山河之美,唐诗意境之美,渐渐吸引了孩子的注意力。那些在课本上出现过的人和事,尤其是曾经反复吟诵的唐诗,借助动画这个载体,融入中国风的传统美学,使它们在大银幕上重新“活”过来,这让

孩子暂时放下了“不懂”——那些因为缺少知识背景和人世阅历而导致的暂时的“不懂”。然而,历史文化十分立体,它并不仅仅是课本中的某张图或某首诗,诗的背后承载了很多精神和故事,正是这些精神和故事打动了我们这些文艺青年,同时,也能把力量传递给懵懂的下一代,延续到更多人身上。孩子看不懂,为什么李太白是商人家庭出身,在唐朝就是社会上的“下等人”,不能参与科举考试,只能倚靠贵人推荐?李白才如谪仙,为什么还要屡屡站在官府门口等待垂青,卑微地吃闭门羹?但是孩子能够体味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里的踌躇满志与自信洒脱,体味到诗人对于实现抱负毫不掩饰的喜悦之情。



孩子看不懂,为什么高适忠心报国一辈子,却要背上怀疑,派程公公深夜“监军”,在战场展开与紧张的故事并无关系的调查?孩子也不懂为什么高适把分明属于自己的剿灭敌军之功名拱手让给后来的将军严武?但是,他读懂了“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中透出的那股清冷的铿锵之气,黑夜将白日里战场的激烈全部掩藏,夜色下孤冷的勇士总是更令人生畏。



孩子看不懂,为什么李太白和天下大势相悖“站错队”,王永几顾庐山,一代诗仙就此成为他的幕僚,居然以自己璀璨的才华为永王写了11首颂歌,随着永王反叛伏诛,李白也因此遭殃。但是孩子告诉我,他牢牢记住了李白说的一句话——“壮士暮年”,因为这四个字,他感悟到了李白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华超越世间的规则所进行最后一搏时的无比辛酸,他也能领略到“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的轻快与如释重负。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诗歌是中国人的基因。随着传统文化的普及和弘扬,我们对唐代诗人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可以如数家珍地说出很多诗人,还有他们的故事。关于唐代诗人,我们已经穿越了解,正在走进他们深邃的世界。陈尚君教授新作《我认识的唐朝诗人》一书,重点关注同名诗人不为人知的故事,还有边缘诗人及他们的人生境遇。陈教授采用文史通融的写法,在诗歌中寻找线索,将人物还原到历史事件与环境中,呈现他们真实的生命历程和不同的诗歌成就,带领读者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领略唐代群星之闪耀。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李绅这个名字,听起来陌生又熟悉。李绅出生于代宗大历七年,三十五岁中进士,与他同龄的好友早已在官场沉浮十余载。贞元后期,李绅与白居易、元稹同在京城,日日出游,“有月多同赏,无杯不共持”。白居易《代书诗一百

韵寄微之》写出几人之间的兴趣相投,关系亲密。三人倡导以写实和通俗为内核,反映社会问题的新乐府诗,是新乐府运动的首倡者与实践者,同时也分享彼此间的私密情事。元稹《莺莺传》的末尾提到,李绅感叹于他与崔莺莺这段浪漫往事,写作《莺莺歌》,与《莺莺传》一同发行。可惜此诗现在只在存片段,未得全篇。

李绅的文学之路开了个好头。中年入仕之后,他官位渐升,虽仕途如履薄冰,几遭贬斥,但他人生的重心还是逐渐向官场偏移,成为“牛李党争”中的重要人物。身处政治斗争的漩涡,李绅仍然坚守人性中的善。昔日政敌遭遇海难,他不计前嫌,施以援手,最终两人“释然如故交”。

似乎历史的重要节点上都隐约出现李绅的名字,却总是面目模糊。甚至他的诗文比他自己人更要出名——“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两句简单又深刻,至今仍给人带来启迪与思索。他人生的运气值没有加在名气上,但是他人有“可担宰辅的胸襟与认识”,也有柔软的内心,极强的同理心,能痛他人之痛,才能写出“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样体恤民生、流传千古的诗句。

经典何以成为经典?我们都熟悉杜甫,熟背他的《登岳阳楼》。短短四联,写景,写人,写国事,境界高远,气势宏大,胸怀天下。但很少有人细究他是在什么样的人生境遇下写下这一经典名作,“他为何离蜀,为何滞峡,出峡后又为何奔走荆湘?”

自《长安三万里》始,发现不熟悉的唐朝诗与人

◆ 王悦辉

那些悬疑剧中的两面人

◆ 杨晓晖

刀刺伤之时,流着眼泪对垂死的亮司说:“对不起!对不起!如果我当时抓住你就好了!”潜台词是:“当时你只是个11岁的孩子啊!杀了你的父亲,若进了监狱,你还可以有以后的人生。”——“杀了一个人以后会杀更多的人。”“说了一句谎话后会说更多谎话。”洞察人性的老刑警,认同自己职业的责任,是阻止人犯罪。而不是认为“他生来是禽兽”。

猎奇不是目的。离奇曲折、黑暗残酷之后,“救赎”的命题升起,立意就高了。《漫长的季节》《回响》《平原上的摩西》,悬疑剧走红之际,又添上新片《消失的她》,票房火爆。现实生活中也有道德沦丧,不如侦探案中那么极端。开端某人的离奇死亡,一下子揪紧人心。“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貌似是一个寻常的好人啊!”“自杀还是他杀?”……

生命的毁灭,最能激起作为人类同一品种各位的震撼与思索。即使是恶魔之徒,他在婴幼儿阶段也是好的。少数人是探案剧的技术派。大多数观众还是关心犯罪根源。

《漫长的季节》中父母双亡后变得非常不幸的姐弟沈墨和傅卫军,彼此保护一同犯罪的成份是模仿东野奎吾的《白夜行》的。原著小说也是东野奎吾最优秀的作品之一。重新再看日本拍的11集同名电视剧,韩国翻拍的同名电影。日本自然,韩国片煽情。无论它如何带着本国的特色,结尾的经典性都是一样的。追踪那对神秘男女14年的老刑警,在抓住亮司,但被他用

人是不是也是他杀的?貌似敦厚、仗义的他,不是是一个两面人?悬念一直到剧终才解开。在孤儿院领养了雪穗的养母,在被杀前识破了雪穗的真面目,冷冷地说:“你呆的地方叫人间地狱。不能正常说话,笑。”老刑警说逃脱了法律制裁的雪穗是“行尸走肉。”“活着是一种惩罚。”

《漫长的季节》中的沈墨,干脆在社会面把自己弄死了,顶着被她杀死的人的名字生存。这已经是魔鬼了。倒也省得装。装是最痛苦最扭曲的。《消失的她》中,朱一龙饰演的杀妻的何非,最后的狰狞与开始的无辜判若两人。“赌徒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但赌徒常常拥有一张可以骗人的漂亮脸蛋。无赖无耻与深深的欲望,产生了两面人。生活中的两面人不少见。两面人在获得眼前的利益时,会沾沾自喜。

《白夜行》的最后,已经退休的老刑警评价雪穗在新的刑警面前编故事,撒谎道:“她再也不能说出真话了。”终于能说真话,就像被锈住了的水龙头又该“哗哗”流水。活着而不能说真话,是变异到非人类了。说真话乃人之为人的幸福。假如彻底自我迷幻,那连发疯也不远了。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